

万峰骂官 公众为何喊爽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杭州电台主持人万峰做客当地电视台“有话大家说”节目,电话连线中怒斥一位官员“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就下去,滚蛋。撤你的职!”“不要脸!”

富阳市的停车乱收费问题,被人投诉到电视台。电话连线中的官员,听语气比较紧张,回答问题有些凌乱,但总体上对问题采取回避态度仍是明显的。官员对问题的回避,人们见得太多,不会陌生。这位连线官员的表现,可以认为代表了相当部分官员的一般形象。人们把“电波怒汉”的具体愤怒,作普遍化的理解,不是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主持人万峰对富阳物价官员直抒胸臆的怒斥,是少见的。在电视节目中,我们有时能够看到官员面对提问与质询时的紧张、狼狈,以及本能性的对问题的回避与推托。我们也能看到绵里藏针的谈话,看到不动声色的追问,更多的时候还能看到主持人态度温和的善意批评,但基本上不会看到记者或者主持人对官员的直言指斥。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直言不讳,最多只能看到“话里有话”。“电波怒汉”是一个例外,打破了惯常的路数。



温孚江

“电波怒汉”一声吼,情绪上、情感上令公众感到爽快、解气,是因为公众原本不可能愤怒,而有人通过媒体公开、当面地实现了他们的愤怒。

媒体与官员的关系,基本上由级别与属地决定。在中国,一切都有级别,媒体也不例外,甚至媒体是级别管理的一个重镇,“属地”包含于级别之中。大约而言,“上级媒体”对“下级官员”,具有监督的权力,但一般并不轻易使用,关系“友好”。“下级媒体”对“上级官员”,关系模式多是仰望。同级媒体对同级官员,媒体受官员领导。非属地媒体的报道,因对级别意义上的属地管理提出了挑战,令人头疼。

杭州的电视台与富阳官员之间的连线,是“上级媒体”对“下级官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上级媒体”本质上居于主导地位,“下级官员”的紧张,一方面来自于直接面对电视,一方面来自于“上级媒体”这样的身份。万峰发怒,也要看到这一层权力关系。

另外还要看到“镜头感”的作用,对主持人或嘉宾来说,演播室是他们的“家”,观众是其后盾。而对官员来说,面对镜头是陌生的,拎出一个官员到电视面前,感受一定不如在办公室接待采访舒坦。

尽管“万峰为何可以发怒”能够作多个角度的分析,但毫无疑问的是,万峰发怒是媒体上少见的情况。

万峰发怒,从新闻职业来说,并非无可击。电视是公众平台,主持人得以运用,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这一点万峰之怒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公众平台的含义,还包含向公众作出示范,这一点,那一期“有话大家说”有所欠缺。我们看到,演播室与电话另一端的对话,比较缺乏弄清事实的耐心,而有急欲求取一个表态的倾向,万峰发怒基于这一倾向,而且使用了“滚蛋”“不要脸”等过激语言。

网上还曾有“电波怒汉”主持电台半夜节目的音频,其中多有对电话咨询的听众发怒情形,偶尔令人解颐,多数显得残忍。从主持风格来说,易怒大概是万峰的特殊风格。这种风格类似国外的“抓狂电台”,虽非独家创造,仍属剑走偏锋。让普通听众尴尬,如问难权力;语言暴力也非语言的锋芒,直言不讳应剔除暴力语言的因子。当然,问难权力,新手上路有些毛糙是可以去改进的,只怕是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从而也失去改进的机会。

公众对“电波怒汉”一片叫好。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知道,在中国,只有高级官员对低级官员发怒,才是“合理愤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偶尔会听到大官“怒斥”小官的新

闻。别的人对官员发怒,都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权力打交道,会被踢来踢去、推来推去。公民发怒,不只是不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首先这就不应该。公民的适当程序和适当情绪中,似乎并不包括“愤怒”这一项。这就从程序上保证了你必须在官员的推托、阻挠、软硬钉子和小鞋面前,保持耐心和克制,你其实是玩不起的,但必须陪着玩,玩到最后就是你一想到与权力打交道,就自己先行失去了信心,于是就自己把麻烦事、不公之事扛起来。久而久之,人们的情绪达到超载状态,卸载愤怒、无语、无奈等负面情绪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电波怒汉”一声吼,情绪上、情感上令公众感到爽快、解气,是因为公众原本不可能愤怒,而有人通过媒体公开、当面地实现了他们的愤怒。“电波怒汉”的视频不胫而走,显示公众对媒体与媒体人的期待,尤其显示了“不准愤怒”的人们,情绪超载达到了何种程度。

刘洪波

“老百姓纳税够多了,我想我们立法的出发点不要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

——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车船税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温孚江委员认为税额偏高,差别过大,建议调整。

拆人商铺的 请出来认个账

回应《看守所深夜被绑至坟场……》(柒周刊 10月24日 A4、A5版)

这新闻都可以用来写一篇惊悚小说了!两个看守房子的人,连自己都没看住,被抛到了坟场,房子被拆光,又谁都不认账,难道是外星人干的?

当地政府部门应该站出来,

正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回避,不偏袒,钉子户也好,拆迁纠纷也好,就事论事,积极解决。对于强制逼迫激化矛盾的任何行为,应该追查追究,依法惩处,给百姓一个心安。(南京 陈力敏)

“李刚”们,请管好自己的子女

回应《权力之间的互帮互惠让人齿冷》(柒周刊 10月24日 A22版)

肇事者不在第一时间抢救伤者而是驾车逃逸,显示了其对生命的漠视和法律的无视,搬出父亲来吓唬别人,骄横的态度不但暴露了自己的蛮横无理、权力崇拜,还让人们对他的父亲产生了怀疑,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能让儿子在闯下大祸后还这么有恃无恐。现在有些官员对子女疏于管教,没有以身作则,才会导致这种口出狂言,不可一世的“公子”频频出现,如果这种现象任其发展的话,只能让官员的公信力荡然无存。(灌南 吴炳桦)

让“大”接访回归“小”接待

回应《大接访 不该看到的“风景”》(柒周刊10月24日A3版)

广州大接访事件表明,堵塞老百姓正当诉求的人造“堰塞湖”堪忧。试想,如果建立科学机制,切实治理和填平人造“堰塞湖”,根治官员

们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痼疾,让“大”接访回归于各职能部门的“小”接待,这幕不该看到的“风景”,才会画上休止符。(南京 陆京)

官员与文学“哥俩好”

回应《鲁奖背后,文学的危机与评奖的尴尬》(柒周刊10月24日A6、A7版)

一个官员获“鲁迅文学奖”,跟一个掏粪工赢得“中国达人”称号一样,本身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之所以在网上和纸媒上引起轩然大波,大抵是职业惹的祸。公众对官员的“偏见”非一朝一夕,

而文学的小众化似乎恰恰与权力的贵族化不谋而合,无怪乎评委会不觉得给官员颁奖不妥,而公众却认为官员获奖是对文学的不敬了。

(泰州 朱益帅)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你不知道当什么局长?你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就下去,滚蛋。撤你的职!”

——杭州电台主持人万峰做客杭州电视台某节目时,针对富阳市停车乱收费问题,炮轰富阳市发改局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局长袁光亮。

“我早晚要接父亲的班,但我不能超过父亲。”

——李敖之子李戡称自己只能尽量维持、延续父亲的精神,不可能创造出比他更高的成就。

“如果做官做成了‘官圆’,处处圆滑处处小心,还有什么意思?”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认为官员也要有个性,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巨浪就像100万辆卡车冲下高速公路。”

——印尼海啸幸存者杰思罗·琼斯称海啸发生得实在是太快。

“这取决于是否有人拿着好剧本和好想法来找我。”

——即将卸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职的施瓦辛格称离职后有可能重操旧业——拍片。

“这些资金然后转手给私人保安企业……它们然后送出资金,杀戮这里的(阿富汗)民众。”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欲继续使用私人保安承包商的做法是向阿富汗输出“杀戮”。

“阿富汗稳定吗?索马里稳定吗?他们在1983年给黎巴嫩带来稳定了吗?”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表示美国“在其进入的每一个地区制造混乱”。

“过去可以没有粮食,但不能没有子弹,如今是可以没有子弹,但一定要有粮食。”

——朝鲜新一代领导人金正恩在进行地方视察的过程中表示“粮食比子弹重要”。

“普京是俄罗斯的耻辱。”

——俄罗斯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认为自从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以来,俄罗斯腐败现象泛滥,言论自由度降低。



(上周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白岩松 新闻171



“为什么现在经常闹血荒,恐怕排在第一位的是社会公众当中的一种信任危机。”

——昆明和全国许多城市正在遭遇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血荒,白岩松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让献血的人献得放心,用严格的法规和制度来解除献血者觉得献血过程中有可能感染疾病的担心。

孟非 零距离



“如果把强制性的措施,改为倡导的方式,效果可能会更好。”

——教育部以“指纹打卡”的方式在高校中推广冬季长跑,孟非认为,冬季长跑是好事,但是用强制的方式在崇尚思想自由的大学生中间进行推广,很可能适得其反。

吴晓平 听我韶韶



“就算卖报纸,顺便卖一点矿泉水,卖一点饮料,又有什么呢?走在路上嘴巴渴了,在报刊亭拿一份报纸,顺便拿一瓶饮料喝一喝,又怎么了?什么叫做超范围经营,只要方便老百姓,你为什么不让他干?”

——老南京吴对有关部门取消南京的一景——报刊亭很有意见。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